

# 信任：「之間」的漢語神學與多學科研究 初探<sup>1</sup>

## ——神學論題引介

瞿旭彤

主題策劃

### 一、「之間的」漢語神學<sup>2</sup>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美國權威數據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官網發佈《全球基督教：一份關於世界基督教人口數量和分佈的報告》 (*Global Christianity: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該報告稱，二〇一〇年，全世界約有 21.8 億基督徒，約佔當年估計世界人口總數 (69 億) 的 31.4%，是全世界範圍內規模最大的宗教群體；而中國則約有 6,700 萬基督徒，約佔當年估計世界人口總數的 3.1%，是中國僅次於民間宗教和佛教的第三大宗教群體，約佔全國人口總數的 5%。<sup>3</sup>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寰宇的不同

---

1. 此文在醞釀、撰寫和修訂過程中，得到了多位項目參與學者、其他老師和同學 (蔣曉鳴、盧冠霖、錢雪松、王偉平、王希佳、肖雲澤等) 的支持與幫助，特此鳴謝。特此感謝支持與參與過相關研究項目的所有人士和學者，期待進一步的合作可能。本成果受到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畫 (2022THZWC04) 的支持。

2. 本節部分修訂自瞿旭彤，〈「之外」與「之間」：漢語神學何以為神學？如何說漢語？〉，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1995-2020)》(2021)，頁 2-3。

3. 參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 [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explorer/custom/#/?subtopic=15&chartType=pie&data\\_type=percentage&destination=from&year=2010&religious\\_affiliation=all&countries=World](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explorer/custom/#/?subtopic=15&chartType=pie&data_type=percentage&destination=from&year=2010&religious_affiliation=all&countries=World)

地區，還是在中國的各個角落，都有着數量眾多的基督徒在信仰、敬拜和宣講《聖經》見證的上帝，把上帝、基督和《聖經》當作信仰、乃至神學的前提。即使在基督教整體上依然相對邊緣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處境中，無論是自以為神學的漢語神學，還是將基督教當作科學研究對象的漢語基督教研究，都無法忽視和否認這一「之外」的根本前提。本文側重探討的漢語神學之所以為神學，正是首先取決於這一「之外」（即在信仰和神學「之外」）的上帝，<sup>4</sup>特別是在耶穌基督裏自我揭示和遮蔽的、在《聖經》中被見證和指向的、在教會中被宣講和敬拜的上帝。借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或巴特（Karl Barth）關於實事（Sache）的說法，這一「之外」是任何自以為神學的神學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域、任何處境都應當指向、而且必須始終返回的原初實事。就此而言，在意和指向「之外」的神學，首先可能既不是人關於上帝的體驗之詩（mythos，偏向宗教經驗和神秘體驗），也不是人關於上帝的概念之思（logos，偏向形而上學），而是來源於和回應着上帝自身在人類歷史和具體處境中的行動與啟示：正是上帝自身在耶穌基督裏既為生命之詩、也為真理之思的行動與啟示，才使得人的體驗之

---

wide&gender=all&age\_group=all；<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2/12/18/table-religious-composition-by-country-in-numbers/>（2022年6月26日瀏覽，數據略有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民間宗教在中國一般不納入數據統計範圍，而且，據盧雲峰、吳越和張春泥的〈中國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基於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估計〉（載《開放時代》，2019年第1期，頁165-178），於二〇一六年，中國約有基督徒3,997萬人。據錢雪松老師的分享，相關皮尤研究報告有中文編譯版：謝榮謙、雷春芳編譯，〈2010年世界主要宗教群體規模和分佈報告（一）〉，載《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4期，頁32-47；相關抽樣調查數據，另可參“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7 (2017-2020)”（<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7.jsp>, accessed 29 June 2022）。

4. 就上帝論而言，此處強調上帝作為上帝的上帝性（Göttlichkeit）、超越性、主權性和不受支配性（Unverfügbarkeit），但並不否定上帝的與人同在性（Mitmenschlichkeit）、臨在性（Gegenwärtigkeit），以及可能的、但非必然的內在性（Immanenz）。恰恰是在耶穌基督裏，超越的上帝成為臨在於人類歷史和世界的上帝，並且可能、而且也在實際上成為內在於人心的上帝。

詩和概念之思成為可能，有道路可行走，也有方法可依循。<sup>5</sup>這是神學應當持守的孰先孰後、孰主孰次、孰主孰客、甚至孰主孰奴的首要原則，<sup>6</sup>也是保障神學既不致陷入單純體驗甚或自我想象的「意識之屋」（Bewußtseinszimmer）、<sup>7</sup>也不致淪為哲學或其他學科（比如，心理學、社會學等）的「巴比倫之囚」（babylonische Gefangenschaft）<sup>8</sup>的根本機制。

但是，在康德以後，特別是在尼采以後，對這一「之外」上帝的信仰表達和真理宣稱，無論是具體教會，還是具體基督徒，都難以再像在康德以前那樣作為真理教師或真理持有者進行教導和宣講。照康德而言，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確保他所言說的是真的，但他能夠、而且應該確保他所言說的是真誠的。<sup>9</sup>而照尼采而言，對真理的言說和宣稱往往出自視角性的生命策略，帶有強烈的意志主張、特有的價值設定，甚至欺騙企圖與宰制目的。<sup>10</sup>漢語神學作為神學，要想在康德以後和在尼采以後依然保持為神學，就必須直面、回應和淌過諸如此類宗教批判的「火溪」，<sup>11</sup>方能繼續言說神學所應當見證和指向的上帝或真理。

- 
5. 參《約翰福音》十四章 6 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6. 就此而言，神學和漢語神學的首要問題，不是水平層面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而是垂直層面的「誰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是誰的奴僕」（參《羅馬書》第六章 16-17 節），參翟旭彤，〈尼采以後——今天我們如何做漢語神學？〉，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50（2019），頁 155-182。
  7. 尼采語，出自其早期作品《論非道德意義上的真理與謊言》（1873 年）（余明鋒譯），載尼采著，孫周興等譯，《悲劇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 332-349。
  8. 巴特引自《聖經》的常用語，參《列王紀下》二十四至二十五章。
  9. 關於康德的真理觀、及其對真與真誠的區別，參康德，〈導言 先驗邏輯的理念〉（尤其 A58），載李秋零譯注，《純粹理性批判》（注釋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76-83；康德，〈論神義論中一切哲學嘗試的失敗〉，載李秋零譯注，《康德宗教哲學文集》（注釋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頁 366-380。
  10. 關於尼采的真理觀，特別參考其早期力作《論非道德意義上的真理與謊言》（前引文）。
  11. 費爾巴哈有「神學即人類學」的名言，其姓在德語中意為「火溪」（Feuerbach）。另參本期錢雪松〈信任與現代性的超越之窗——一種對跨越「相對化火溪」可能性的社會學—神學考察〉一文，其中論及貝格爾（Peter L. Berger）的類似說法。不過，不同於貝格

由此，借用史家司馬遷之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漢語神學首先在垂直維度上「究天人之際」，始終指向和返回來自「之外」、神與人「之間」、然後才是人與神「之間」的垂直關係。之後，在人與人「之間」、學科與學科「之間」的水平維度上，漢語神學首先面對的不僅是特殊的漢語語境，不僅是個體的生存經驗，而且也是人類共同體共同面對的世界處境和時代問題，甚至是以往人類歷史經驗和大教會傳統未曾經歷、且難以想象的世界處境和時代問題。當今世界處於混雜的多重現代性中，既有來自農業時代、強調身份與關係、注重自然秩序的前現代性，又有來自工業時代、強調資本和計算、注重自然權利和普世價值的一元現代性，更有已經開始的技術時代、強調功能和操作、注重個體差異和系統分化的多元後現代性。在這樣重疊交互的「三重世界」和混雜多樣的現代性中，<sup>12</sup>在這樣無問西東、前所未聞的世界處境和時代困境中，漢語神學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面對前所未有、錯綜複雜的現代性問題和與之密切相關的虛無主義危機，特別是面對技術時代帶來的人將非人（比如，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和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世界非世界（比如，虛擬世界）的嚴峻問題，應當如何借鑒古往今來人類的不同傳統（特別是以往被忽視的、基督教自身的大公傳統和可能正在湧現的[emergent]新傳統），會中西之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言說出漢語的、針對漢語具體語境的、但也能回應全人類普遍困境的神學表述。

---

爾強調從平面到垂直的思想進路，本文採取首先垂直和「之外」、然後平面和「之間」的思想進路。

12. 「三重世界」說借鑒自盧曼（Niklas Luhmann）的社會理論和夏可君的「三重帝國」說，參瞿旭彤，〈天下、三重世界與上帝國：對中國基督教的社會、思想和文化處境的初步觀察〉，載《文化中國》2021年第1期，頁62-72。

要想回應上述挑戰，不同學科不僅要繼續拓展和深入自己學科內的具體研究，而且還要共同研究時代和處境帶來的共同問題，開展「多學科」或「跨學科」研究。<sup>13</sup>在不同學科學者針對具體問題合作進行的具體研究中，「跨學科」和「多學科」這兩種研究進路時常交錯進行，有時甚至難以區分。然而，這兩種研究進路背後所依賴的理論立場其實各有差異，「跨學科」研究側重不同學科之間所共同或普遍具有的可公共理解性和可能達成的共識建構；而「多學科」研究則強調不同學科各自視角和進路的合理性，尊重不同學科的獨立性和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不追求統一共同性或普遍性。<sup>14</sup>

而且，就這兩種研究進路在「理念類型」和具體實施上的區別而言，「跨學科」研究試圖走出學科界限，在不同學科之間找到公共或共同的主題，就這一主題進行可公共理解的研究和表達，並且主要是在不同學科之間謀劃至少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共識性的真理追求、共識建構、知識獲得，以及信念增強。而「多學科」研究不必走出各自學科的領域和疆界，而是在各門學科保持為自身學科的同時，對共同關注的主題進行帶有自身視角和學科特色的研究和表達，並不主要在不同學科之間尋求超乎不同學科的共識，而主要在於回到自身學科，拓展、加深和增強自身學科對相關主題的真理追求、知識獲得和信念增強。<sup>15</sup>

- 
13. 相關理論思考和實踐案例，可參楊熙楠、謝志斌編，《跨學科研究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21）。
  14. 關於「多學科」和「跨學科」的內容，部分修訂自翟旭彤，〈求真共同體和神學與跨學科研究——以德國海德堡大學國際跨學科神學研究中心為例〉，載楊熙楠、謝志斌編，《跨學科研究與漢語神學》，頁 225-256。
  15. 這樣的區分或可對應於比較宗教對話領域的如下變化：從謀求不同宗教具有的共同性或普遍性內容，轉向在宗教對話中認識彼此差異的同時，對自身宗教產生更為深入、豐富、甚至篤定的承認（Anerkennen）、認識（Erkennen）與認信（Bekennen）。前者有孔漢思（Hans Küng）的全球倫理提議，參孔漢思、庫舍爾著，何光滬譯，《全球倫理——

就我們的漢語思想—文化處境而言，漢語神學作為（說）漢語的神學，在聚焦神學實事、並且拓展和深入自身具體研究的同時，或可立足具體處境，針對具體問題，與其他學科一起（「多學科地」）從各自不同學科視角和研究進路出發開展具體的求真活動，進行自己獨特的研究和闡述。在此過程中，漢語神學不必（「跨學科地」）跨越自己的學科界限，而應當從自身根據和研究對象出發，在本學科界限內儘可能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在保持自身獨立性和特殊性的同時，進一步修訂本學科對具體問題的回應和闡發，增強自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同時也為其他學科理解和回應這一問題作出獨特貢獻。在與其他學科共同踐行的具體求真活動中，漢語神學應當敢於檢省自身真理宣稱或認信的視角性，真誠地與其他學科的真理宣稱或認信開展公開公共的交流，尋求可能的共識建構，並在此過程中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

## 二、作為求真實踐的神學與多學科研究項目<sup>16</sup>

近年來，為探索進一步推動漢語神學運動和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具體舉措，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下簡稱「研究所」）在繼續注重經典翻譯、期刊建設、文字出版、學術交流和人才培養等重要工作的同時，開始特別致力於倡導和踐行作為具體求真實踐活動的神學與多學科或跨學科研究項目。<sup>17</sup>在項目進行過程中，研究所兼顧「多學科」和「跨

---

世界宗教會議宣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後者有福特（David Ford）和奧克斯（Peter Ochs）等在國際範圍內、楊慧林和遊斌等在中國國內推動的「經文辨讀」運動，參楊慧林，〈中西「經文辨讀」的可能性及其價值：以理雅各的中國經典翻譯為中心〉，載《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頁192-205。

16. 具體表述時，除非必要，本文只使用「多學科」來描述相關研究項目。

17. 參李秋零，〈「漢語神學」的成熟與年輕〉，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1995-2020）》（2021），頁1。另參《道風》第50期（2019）的「漢語神學的未來」專題。

學科」兩種研究進路，委托專門負責主持的合作學者進行項目規劃和主題設計，然後在多位學術委員會委員和其他合作學者的團隊參與和集思廣益下，最後商定、打磨、精煉和選擇出如下兼具處境特色、時代關懷和全球視野的具體研究主題：「尊嚴、道德與權利」（2017年，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謝志斌教授主持）、<sup>18</sup>「風險與希望」（2018年，澳大利亞墨爾本神學院林子淳教授主持）、「信任」（2019年，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瞿旭彤教授主持）、「待客與自主」（2020年，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楊俊杰教授主持），以及「數字技術時代的人觀：身體與身體性」（2021年啟動，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洪亮教授主持）。<sup>19</sup>

類似迷你型兼密集型的高等研究院，研究所廣泛邀請不同學科對上述具體主題感興趣、願意投入時間和精力進行專門研究和集中研討的學者，組織每年一度的多學科主題工作坊。在工作坊期間，多位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在研究所坐落之香港道風山共同生活，結合文本研讀會、專題討論會、方法論研討會、專題系列講座、專題國際研討會等多種形式，持續進行集中交流和深入研討。藉着這樣年度主題明確、參與團隊精悍、交流氣氛濃烈的多學科工作坊，或許也可以說，可能正在成形中的漢語神學高等研究院，<sup>20</sup>研究所試圖以此方式參與漢語學界的共同生長，推進漢語

---

18. 項目主要學術成果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9A期專題「尊嚴、道德與權利：跨學科研究」，其中收入經過多番精細打磨的四篇相關論文：Zhibin Xie, Pauline Kollontai, Sebastian Kim (eds.), *Human Dignity,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A Chinese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with Global Perspective*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19. 相關信息可參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官方網頁 (<https://www.iscs.org.hk/>，2022年6月26日瀏覽)。

20. 相關或類似高等研究院的真正建立、具體落實和持續存在，比如，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哈佛—燕京學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新近從舊金山大學搬遷至波士頓學院的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或許可理解和期待為漢語神學運動走向另一波高潮的標誌性事件。

神學的深入發展，並且在具體主題上為漢語學術界、思想界、文化界和教會界提供可能的具體貢獻。

本期「神學論題」特別呈現的正是二〇一九年「信任：基督教神學與多學科研究的整合」項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在項目設計之初，之所以選擇以「信任」為研究主題，主要有如下考量：<sup>21</sup>其一，在漢語中，「信」的含義極為豐富，比如，信仰、信念、信實、誠信、信賴、信用、信靠、信任等，並且涉及基督教信仰與神學的多個層面與維度，很難統領於同一個具體主題之下進行細緻深入的多學科研究。

其二，所謂「信任」，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指的是「相信而敢於托付」，<sup>22</sup>也就是說，在一定的關係中，信任者敢於把自己或自己的某事某物托付給受信任者。這樣的「相信且敢於托付」，是人類社會最為根本和原初的現象之一，也是人類社會各項機制得以運作的基石之一。舉凡人格成長、人際交往、社會運行、企業經營、經濟活動、政治操作、法律實施等，信任無處不在，不可或缺。比如，嬰兒若沒有對母親或其他養育方的基礎信任（basic trust），將無法在生理和心理上得以健康成長。男女之間若沒有對彼此的信任，將難以建立親密關係。交易雙方若無對彼此的信任，將難以繼續交易。若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將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想要實行任何具體舉措，都會付出極大成本，並且有可能根本無法落實。若沒有公眾對媒體的信任，任何一個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也都無法正常運轉。

---

21. 以下相關內容修訂自瞿旭彤草擬的相關申請通知，參研究所官方微信公眾號「漢語 SCT」二〇一九年二月二日的相關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BxCwKuWm91ciozy4pHTQAQ>，2022年6月29日瀏覽）。

22. 《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沒有收錄「信任」一詞。另據網上詞典《漢典》相關詞條（<https://www.zdic.net/hans/%E4%BF%A1%E4%BB%BB>，2022年6月29日瀏覽），「信任」一詞已見於《漢書·楊敞傳》「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其三，就全球而言，特別是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就中國而言，特別是就當下面臨的地方債務、企業債務、個人債務、食品安全、醫患衝突等問題層出不窮以來，信任問題體現得尤為突出和緊迫。

其四，對基督教神學來說，信任是其核心概念「信仰」的根本維度之一，屬於基督教信仰和實踐的基石層面。無論在《舊約》中，還是在《新約》中，信任問題都是不少《聖經》作者不得不面臨的根本問題。宗教改革和後宗教改革時期，對信仰和信任關係的討論尤為熱烈，從中可以看出天主教神學和新教神學（特別是路德神學）的差異。前者強調信仰的認知維度，並傾向把信任歸結為信仰的實踐維度。後者則不再如此區分信仰和信任，而傾向於認為信仰就是對上帝的信任，並且與對拯救的承認和確信密切相關。

其五，聚焦「信任」這一主題，能緊扣當下中國和世界在體制、機構、組織和個人等多層面面臨的信任危機，並以此為基礎進行多學科的探討。

其六，聚焦「信任」這一主題，能緊密銜接二〇一七年度「尊嚴、道德與權利」和二〇一八年度「風險與希望」這兩個研究主題。信任意味着，作為有尊嚴的、行使自身權利的信任者在將自己或自己的某事某物交托於受信任者時，可能會遭受損害、欺騙、背叛或失敗等風險。在此情況下，信任者依然會作出選擇和決斷，敢於冒險，敢於交托，並且充滿希望地冒險與交托。

基於以上並非全面、也難以全面的六點考量，此次多學科研究項目期待，參與學者能從某一具體學科角度出發、或結合多個學科集中探討「信任」這一主題，比如，

一、從神經學、心理學（特別是發展心理學）或生物學視角看，信任的自然基礎是甚麼，信任是如何發生發展的，

換言之，信任的生理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二、從人類生活各項維度（特別是經驗維度）中面臨的具體問題出發，結合具體學科（比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的具體視角看，信任問題是如何出現、發展和變化的？在日益數字化和技術化的今天，面對不可預估、甚至不可把控的風險，人類是否應該以及如何信任正在不斷發展、但其實遠未到達及「奇點」的人工智能？

三、從具體文學作品或相關文學理論視角看，對信任問題的傳統理解與當代理解有何異同？

四、從歷史學（含社會史和文化史）和哲學（特別是倫理學和政治哲學）視角看，信任的重要性和具體意義何在？是否存在不同類型的信任？它們之間的聯繫與區別又是甚麼？

五、就基督教神學而言，從系統神學、《舊約》研究、《新約》研究、教會歷史研究等不同視角看，信任問題如何具體展開？信任與信仰是甚麼關係，對兩者關係的不同理解是否會產生對神人關係的不同理解？

六、其他宗教如何看待和處理信任問題？

### 三、以往國際神學界關於信任的神學與多學科研究

此次多學科研究項目之所以提出上述問題，主要借鑒國際神學界已經開展的、專注於信任問題的研究項目。僅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資料而言，特別關注信任問題研究的相關研究機構，主要有如下三家：<sup>23</sup>

---

23. 一般而言，對信任問題研究得比較多的主要是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特別是生命倫理學）、心理學，以及教育學，其中最為活躍的是經濟學和社會學。關於下述三個研究機構或項目的簡介和評價，在考察相關官網的同時，部分參考了 Cornelia Richter, "Vertrauen — im Wachsen: Eine Skizze zum theologischen Forschungsstand 2007-2010", in Simon Peng-Keller & Andreas Hunziker (eds.), *Vertrauen verstehen* (Zürich: Institut für Hermeneutik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Theologische Fakultät, Universität Zürich, 2010),

一、德國波鴻大學心理學系信任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Vertrauensforschung），由施維爾（Martin Schweer）博士發起成立於一九九六年。<sup>24</sup>該中心側重從心理學角度出發，特別針對在教育（尤其宗教教育）和教會等場景中信任關係的產生與維繫，進行經驗性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越發重視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發展心理學理論，特別是其中關於基礎信任的學說。

二、丹麥哥本哈根大學主體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Subjectivity Research），該中心成立於二〇〇二年，負責人為現象學家扎哈維（Dan Zahavi）。該中心側重從現象學出發的研究進路，同時兼顧哲學（現象學）、宗教哲學和（臨床）心理學三個學科，曾針對信任問題開展過專門研究，<sup>25</sup>其中特別包括系統神學家和宗教哲學家韋爾茲（Claudia Welz）<sup>26</sup>的研究工作。在題為《信任與試煉》（*Vertrauen und Versuchung*）<sup>27</sup>的研究專著中，韋爾茲以考驗信任的試煉為關注對象，結合相關跨學科討論，着重考察和分析相關的聖經、詩歌、神學和哲學文本。在此過程中，韋爾茲梳理和比較了如下關於信任問題的不同研究進路：宗教的（路德、基爾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羅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等）、發展心理學的（埃里克森、羅沙[Philippe Rochat]）、神經科學的（科

---

pp. 25-44。相關論文集也是出自下文將提到的蘇黎世大學神學院詮釋學與宗教哲學研究所（Institut für Hermeneutik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24. 相關信息，可參校方報道（<https://idw-online.de/en/news1724>）。該中心後來隨着施維爾博士轉換學校，遷往費希塔大學（University of Vechta）。參 <https://www.uni-vechta.de/paedagogische-psychologie/zentrum-fuer-vertrauensforschung-zfv>（2022年6月26日瀏覽）。

25. 參 <https://cfs.ku.dk/about/>（2022年6月26日瀏覽）。

26. 韋爾茲曾在該研究中心進行研究工作（2006-2010），並任教於哥本哈根大學神學院（2010-2018）。參 <https://claudiawelz.com/cv/>（2022年6月25日瀏覽）。

27. Claudia Welz, *Vertrauen und Versuchun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爾費爾特[Michael Kosfeld]、薩克[Paul J. Zak]、社會學的(盧曼(Niklas Luhmann)、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哲學的(康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海德格爾、利科[Paul Ricoeur]、萊格斯特魯普[Knud Løgstrup]、奧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研究進路,並以此為基礎區分了三種不同的信任:對上帝充滿信任的信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以及我們在世界中賴以進行自我導向的日常確定性。此外,韋爾茲還與格倫(Arne Grøn)合作,共同主編了專門研討信任問題的論文集:《信任、社會性和自我》(*Trust, Sociality, Selfhood*)。<sup>28</sup>該論文集源自韋爾茲在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四日主辦的以「信任、情感和不確定性」(Trust, Emotion and Uncertainty)為主題的專題研討會。在此論文中,來自哲學、發展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神學等不同學科的多位學者集中討論信任問題,特別是如下具體問題:為甚麼以及在甚麼意義上信任是成為自我的基礎,並且是與他人共同生活的基礎。

三、蘇黎世大學神學院詮釋學與宗教哲學研究所(Institut für Hermeneutik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該所於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二年設立跨學科研究項目「理解信任:基礎、形式和界限」(Vertrauen verstehen: Grundlagen, Formen und Grenzen)。該項目共同負責人為任教於蘇黎世大學的三位學者:系統神學家和宗教哲學家達爾費爾特(Ingolf U. Dalferth)、經濟學家費爾(Ernst Fehr)和歷史學坦納(Jakob Tanner),主要涉及神學、神經經濟學/經驗的經濟研究、社會—經濟史、社會學、心理學、宗教哲學等學科領域。<sup>29</sup>此研究項目成果豐富,至少出版有三部論文

---

28. Arne Grøn & C. Welz (eds.), *Trust, Sociality, Selfhood*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29. 參 <https://www.vertrauen-verstehen.uzh.ch/de/aboutus.html> (2022年6月26日瀏覽)。

集，<sup>30</sup>成功展示出對信任主題的不同研究進路和對進一步相關問題（比如，對上帝的信任、基礎信任等）的聚焦研究。

#### 四、漢語學界關於信任問題的神學與多學科研究的初步嘗試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三日，在嚴格的申請、評審和遴選程序後，六位來自不同學科（包括歷史學、宗教社會學、實驗心理學、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英美文學）的學者受邀訪問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共同參與為期兩個多月的密集交流和集中研討。與此同時，多位來自不同學科（包括哲學、系統神學、倫理學、宗教社會學、法學、世界基督教研究等）的研究所研究員也以不定期方式參與交流和研討。眾位學者從各自學科角度和進路出發，試圖探尋一條彼此交流、甚至互相融合的可能研究路徑，以期更細緻、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信任」這一現象與問題，並由此反思基督教神學在當下世界和中國語境的緊要性和適切性。

參與該項目的部分學者以此次密集交流和集中研討為基礎，再輔以之後的不時切磋，順利提交相關研究論文。在最後提交的多篇研究論文中，共有三篇文章順利通過慣常的期刊匿名評審程序，得以在本期與讀者見面。部分學者則由於研究的具體推進程度，暫時未能提交相關研究論文，後期將繼續推進和深化相關研究。

就此而言，本期「神學論題」特別呈現的三篇主題文章，只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二〇一九年「信任：基督教神

---

30. 達爾費爾特與彭－凱勒 (Simon Peng-Keller) 先後主編和出版三本論文集：《信任的溝通》 (*Kommunikation des Vertrauens*;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1)；《對上帝的信任：關於 fiducia 的普世討論》 (*Gottvertrauen: Die ökumenische Diskussion um die fiducia*; Freiburg: Herder, 2012)；《基礎信任：關於一種界限現象的詮釋學》 (*Grundvertrauen: Hermeneutik eines Grenzphänomens*;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3)。由於篇幅所限，也由於論文集主題非常明確，此處對其主要內容不作介紹。

學與多學科研究的整合」研究項目的部分成果，而且也只是此項目初步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在此次項目結束後，多位參與學者仍在規劃進一步具體和深入的交流與研究，並期待下一次的聚集和探討。

行文至此，有心讀者或許已感受到，參與這樣的跨學科或多學科研究項目，絕非易事，而且可能還是一場有些瘋狂的科學冒險。參與學者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但並不一定能有合乎項目期待和自己意願的成果產出，而且最後辛苦寫出的論文可能還不一定能通過嚴格的專業匿名評審程序並發表面世。

這樣的事實說明，儘管由於既有的科學研究分工和學術生產機制，大部分學者由於細緻的專業分工、繁重的教學或研究任務，以及強大的項目壓力，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關心和關注其他學科的具體研究，但是，依然會有一些充滿好奇心、而且也足夠勇敢的學者，敢於走出自己研究問題和所在具體學科的「舒適區」，試圖關心和關注其他學科學者對自己學科相關問題的不同進路 and 不同研究。這些學者顯然已經具備足夠的問題興趣、足夠的學術訓練，以及足夠的思想能力，去探究和借鑒其他學科對自身領域內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思考。而且很有可能的是，這些學者並不滿足於自己學科對相關問題的既有描述和解釋，開始關注在自己學科之外的、相對普遍的理論探討，故而能對其他學科的研究和思考產生相應的需求和興趣，即使冒着參與項目暫時不能進展、論文暫時不能發表等具體的風險。

正是基於這樣的看見，同時也由於時代和處境給我們帶來的迫切要求和嚴峻挑戰，我們有理由期待，關於信任問題的神學與多學科研究項目在不久的將來能得到進一步推進，而且也能呈現出更為細緻和豐富的研究成果。

## 五、本期主題文章簡介

如前所述，本期主題文章共有三篇，分別從實驗心理學、實踐社會學、社會學—神學角度出發，專門研究和集中探討信任問題。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研究院蔣曉鳴教授專門從事語言心理學和神經心理學方面的研究。〈從嬰兒的依戀到對上帝的信任——從社會心理發展的視角審視個體宗教性發生和發展過程背後的信任因素及其後果〉是他為此次神學與多學科研究項目貢獻的專門文章，特別關注和探討如下問題：在信仰現象中，信仰者與信仰對象之間的信任關係是如何建立的。鑒於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對漢語學界（特別是漢語神學界和基督教研究界）相對陌生，該文首先梳理和介紹鮑爾比（John Bowlby）的嬰兒依戀理論和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通過實證研究確立的不同依戀風格。其次，借助判斷不同依戀風格的核心標準，該文提出關於信仰者和信仰對象之間信任關係建立的具體「理論構想」和不同「發展路徑」。再次，該文結合對《詩篇》哀歌和頌歌的簡要解讀，構建出信仰者和信仰對象之間的不同依戀類型和信任關係。最後，該文在結語部分從漢語語境下對互依型依戀模式的側重出發，對已有西方語境下個體主義主導的依戀理論構想提出質疑，並且展望與信任關係建立問題相關的可能研究方向和問題。

第二篇主題文章來自浙江工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肖雲澤博士，題為〈邊緣地帶的宗教治理與差序政府信任的衍變——一項基於蘇北涿城的實踐社會學研究〉。肖博士近年來專門從事政治文化和社會治理方面的研究，他注意到以往差序政府信任研究的不足，特別關注處於宗教治理「邊緣地帶」的中國基督徒的差序政府信任問題。肖博士基於來自蘇北涿城的田野調查，引入政治社會學和實踐社會學的視域和方法，

在「人心」層面具體考察和梳理當地不同基督徒群體（登記教會、傳統家庭教會、新興改革宗教會）的、不同類型的差序政府信任模式及其衍變過程。與此同時，肖博士也試圖在機制層面為差序政府信任的維持機制提供一種新解釋，以此與政治社會學等學科展開對話，並期待在更廣大的社會科學理論脈絡中探究基督教研究的不同可能性。

最後一篇主題文章來自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錢雪松副教授，題為〈信任與現代性的超越之窗——一種對跨越「相對化火溪」可能性的社會學—神學考察〉。在這篇不可多得的研究佳品和思想力作中，錢教授首先分別梳理和考察德國社會理論大家盧曼和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關於信任問題的具體研究和思想方案。前者從系統進路出發，強調信任的體制性維度和功能性作用，把信任主要解讀為系統（包括個體心靈和社會系統）對抗世界複雜性的化約形式。而後者則從對現代性的分析與診斷出發，進一步深入探討信任現象與現代性之間的複雜關聯，一方面繼續強調信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運作機制，另一方面則把信任解讀為現代人自我認同和人格發展的建構方式。正是由於信任現象不僅是系統自身的結構性運作，更是與現代主體的自我認同和現實生存密切相關，錢教授由此發現「信任現象背後的現代性議題與當代神學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借助貝格爾（Peter L. Berger）社會學理論對「相對化火溪」的批判性反思，試圖開啟「將社會建構論與神聖實在論相融合的綜合視角」，從而使得「相對化火溪」可能被跨越，並且使得通往超越者的「窗口」重新成為可能。

讀完對三篇主題文章的上述引介，細心讀者可能已注意到，這些文章從相應學科、甚至跨學科角度出發，已經部分地、甚至相對成功地回應了整個項目一開始規劃和設計



的一些具體問題，並且在一些可能相關的局部作出了初步的相互指涉和彼此關聯。然而，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和面對的是，若想要在上述各自不同的研究進路和具體論述之間建立更直接和更緊密的關聯，還需要對信任這一問題作出更細緻和更深入的多學科研究，從漢語神學角度出發建立這些不同學科在面對和研究信任問題上可能的整體性融合與理論性關聯。

## 六、未了的話：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在哪裏？

二〇一九年六月，作為一名來自哲學和神學研究領域的學者，筆者受邀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暑期學術交流課程諮詢會議。就漢語神學的可能未來，筆者在題為「從三個角度看漢語哲學與神學的未來」的報告中，第一次在公開的學術場合中提出如下問題：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在哪裏？

針對這一問題，或許，有人會說，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在台北，因為台北有一批又一批兼通中西的思想者，他們繼承耶穌會士利瑪竇在明末清初開啟的合儒、補儒和超儒傳統，試圖融合基督教神學和（不僅限於儒家傳統的）中國思想。有人會說，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在香港，因為香港是華人神學教育最集中、也最發達的地方，有着不少試圖融合古今中西的神學努力和實踐操作。有人會說，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在以洛杉磯為代表的某一海外地方，因為在中國思想和文化「花果飄零」、甚至「學絕道喪」之後，不少海外華人思想家試圖開出古今中西融合的新領域和新氣象。甚至，還有人會說，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在「江南」，因為「江南」自北宋南遷以來一直是中國文化的命脈所在，至今依然不絕如縷地傳承着和生活着中國文化；中國基督教

若想真正建立和塑造自己的漢語神學道統，必定要以「江南」為具體打開和真正落實的場所。

對於上述說法，筆者的初步回應是：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可能不在某一具體的地方，而在一個個具體的人。這些具體的人在具體的語境中，敢於面對某一具體的問題，試圖「究天人之際」，會中西之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進行具體的漢語神學言說。凡是這樣具體的漢語神學言說具體發生的具體地方，筆者傾向於認為，就是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在這樣的亞歷山大里亞，上帝的話語自行運作着，在具體的漢語語境中試圖融合古今中西的一位位中國的奧利金（Origen）正在成長着，言說着，並且預備和期待着中國的奧古斯丁的誕生：也就是說，中國自身的漢語神學道統正在預備和期待着她自己的集大成者的誕生。畢竟，神學不僅是大公的、普世的，也是地方的、具體的和處境的，因而也是漢語的。而且，漢語的、地方的、具體的和處境的神學若想也是大公的、普世的神學，正正需要在神學道統的不斷建設中貢獻出自己的奧古斯丁，不僅建立持久的地方傳統，而且反哺大公傳統，成為大公傳統的一部分。

由此觀之，本期主題文章部分特別呈現的、關於信任問題的漢語神學與多學科研究項目的三篇論文（也包括本期其他文章在內）儘管只是初步的有限嘗試，或許也是中國的亞歷山大里亞形成過程中的一個個具體體現，或許也是漢語神學道統建立過程中的一個個具體表達。

作者電郵地址：[quxutong@tsinghua.edu.cn](mailto:quxutong@tsinghua.edu.cn)